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十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明初太祖定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類訓釋名  
曰律令直解洪武六年定大明律其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  
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  
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採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  
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  
備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六條三十卷二十二年命翰林院  
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名例律冠篇首卷凡三十條四百

六十名例四十七條吏律曰職制十五條公式十八條戶律  
曰戶役十五條田宅十一條婚姻十八條倉庫二十四條課  
程十九條錢債三條市廛五條禮律曰祭祀六條儀制二十  
條兵律曰宮衛十九條軍政二十條關津七條廩牧十一條  
郵驛十八條刑律曰盜賊二十八條人命二十條鬪毆二十  
二條罵詈八條訴訟十二條受贓十一條詐僞十二條犯姦  
十條雜犯十一條捕亡八條斷獄二十九條工律曰營造九  
條河防四條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杖徒流死笞杖五  
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各以每十爲一等加  
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  
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流刑二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有

總徒四年遇例減一年者準徒五年斬絞雜犯有安置有遷徙去鄉

里杖一百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明制充軍律最嚴犯

軍裝之費里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

例然利其逃去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

不能有終身有永遠二死外有凌遲以處大逆不道凡再犯

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畱住法三流並決杖一百拘役

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唐宋所謂加役流

也再犯徒者於原役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

四年次圖七日笞杖訊杖枷杻索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

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用

荆條背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用

荆條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長一丈鎖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幹作重三斤又爲喪服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輕重大惡有十日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賊六曰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賊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賊者無貸赦刑部官吏受賊者並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八議同周制太孫嘗更定制五條上之且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屈法以伸情帝命改定七十三條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當輕所謂刑罰世輕

世重也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詰其目十餘條攬納  
戶曰安保過付曰讒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  
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  
賣囚曰竄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初草創律令在吳  
元年中間更定整齊至三十年始頒行其有律不載而具於  
令者法司得援爲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咎特旨  
臨時法罪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此律致罪有  
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  
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罪應加者必賊  
滿數乃坐如監守自盜賊至四十貫絞若止加極於流三千  
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無斬絞

之別

卽唐律稱加就重條

稱日者百刻稱年者三百六十日

如人命辜限及各文

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卽唐例構日以百刻條

未老疾犯罪而事發

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卽唐律老

小廢疾條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

聞取裁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

卽唐律罪非十惡條

功臣及

五品以上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並聽隨行違者

罪杖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祖

父不得指其子孫爲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

職犯杖則不敘軍官至徒流以世功猶擢用弘治中去定律

時已百年刑部尙書彭韶等請制定問刑條例刑官復言洪

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

適奸列聖推廣而有例例以輔律非破律也乃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浸格不用於是增歷年問刑條例二百九十七條嘉靖中詔尙書顧應祥等議增二百四十九條其後因尙書何鰲言增九事萬厯中刑部尙書舒化等及嘉靖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尙書劉澤深復請議定條例帝以律應恪遵有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議未及行凡贖法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



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吏罷職不杖初制納鈔爲本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太宗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嘉靖中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百貫錢三十五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

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律鈔折銀不及一

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請更定爲則

凡收贖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則

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之時重修條例

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錢至徒五年折銀十八兩運囚糧

笞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五折銀二錢五分至運灰笞一十一千二百斤

至五年六萬斤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三折銀九錢一分至運水

折銀六十二兩運輒笞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一分至運炭最

和炭五等笞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至徒運灰最重運炭最

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頗有力次有力其有力視

在京運囚糧米五升納穀一石初折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

月爲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

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十應鈔六百折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定例鈔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甓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係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職役此係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初太祖建三司於

鍾山之陰命曰貫城下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  
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星或數  
枚者卽刑繁刑官非人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  
道置法司又諭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擬刑名其人命重獄  
具奏轉達刑部都察院參考大理寺詳擬著爲令在外則按  
察使爲法司以副使僉事分治各府縣事京師自笞以上罪  
悉由部議洪武初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  
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乃命  
中書省御史臺詳讞改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  
凡府州縣輕重獄囚依律決斷違枉者御史按察司糾劾後  
定制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笞杖就決徒流遷徙充軍雜犯

死罪解部審錄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詳議如律者大理寺擬覆平允監收候決其決不待時重囚報可卽奏遣官往決之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駁回改正再問駁至三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奏問謂之照駁若亭疑讞決而囚有番異則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則具奏會九卿鞫之謂之圓審至三四訊不服而後請旨決焉會官審錄定於洪武三十年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論罪囚宣德中奏重囚令多官覆閱曰古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重民命卿等往覆審毋致枉死英國公張輔等奏訢枉者五六十人重命法司勘實天順三年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成化十七年命司禮太監會同三法司於

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命內守備行之自後五年輒大  
審熱審始永樂二年止決遣輕罪命出獄聽候尋并寬及徒  
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月連諭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決  
遣千餘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正德元年工部尚書楊守  
隨言每歲熱審行於北京不行於南京五年一審錄行於在  
京略於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審囚三法司皆會審在外審錄  
依此詔可歷朝無寒審之制崇禎十年代州知州郭正中疏  
及寒審命所司求故事尚書鄭三俊引數事以奏洪武二十  
三年十二月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贖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  
繫囚數百人大辟僅十之一成祖諭呂震曰既非死罪久繫

不決天氣沍寒必有冤死者凡雜犯死罪下約二百悉準贖發遣之始太祖患刑獄壅蔽分遣御史治各道囚宣宗夜讀周官立政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慨然興歎以爲立國基命在於此乃敕三法司天下重獄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次當決豈能無冤因遣官審錄之正德九年山東副使王裕言囚獄當會審而御史及三司官或踰年一會囚多瘦死往者常遣御史會按察司詳審釋遣甚眾今莫若罷會審而行詳審之法乃敕遣按察司官與巡按御史同審失出者勿問涉贓私者如律凡刑部問發罪囚所司通將所問囚數不問罪名輕重分南北人送山東司呈堂奏聞謂之歲報每月以見監罪囚奏聞謂之月報其做工運炭等每五日開送工科填

寫精微冊目終分六科輸報之凡法官提人勘事必齋精微  
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聞請旨不得擅勾問罪在  
八議者實封以聞十惡不在此例民間訟獄非通政司轉達  
於部刑部不得聽理誣告者反坐越訴者笞擊登聞鼓不實  
者杖許告問官必覈實乃逮問至罪囚打斷起發有定期刑  
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檢驗屍傷有定法恤囚有定規凡  
屬官爲上司非理凌虐聽實封徑奏軍官犯罪都督府請旨  
請司事涉軍官及呈告軍官不法者俱密封奏無得擅勾問  
嘉靖中尙書鄭曉考故事言民間詞訟非自通政司轉達不  
得聽而諸司有應問罪人必送刑部各不相侵乃命在外者  
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位民間詞訟五城御史輒



受之非祖制矣洪武末小民多越訴京師按其事往往不實  
乃嚴越訴之禁命老人理一鄉詞訟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  
白官然越訴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邊登聞鼓置午門外御  
史日監之非大寃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卽引奏後移置長  
安右門外六科錦衣衛輪收以聞旨下校尉領駕帖送所司  
問理蒙蔽阻遏者罪宣德時給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  
姦盜當決擊鼓訴寃煩瀆不可宥帝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  
下情何謂煩瀆自後有阻遏者罪之凡獄囚審錄應決斷者  
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限計日以笞囚淹滯至死者罪  
徒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瑯言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槩加幽繫  
案無新故動引歲時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況

偏州下邑。姦吏悍卒。倚獄爲市。或扼其飲食。或徙之穢溷。備諸痛楚。十不一生。臣考律令。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席。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敷。臣下奉行。凡逮繫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遲速。病故多寡。以爲黜陟。帝深然其言。停刑之月。自立春至春分。凡十日。檢驗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獄囚貧不自給者。給米日一升。又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歲冬給綿衣褲各一。提牢主事驗給之。犯罪籍沒者。除反叛外。餘罪止沒田產。孳畜。其謀逆姦黨及造僞鈔者。沒

貨產丁口以農器耕牛給還之凡決囚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正統元年令重囚三覆奏畢仍請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臨決囚有訴寃者直登聞鼓給事中取狀封進仍批校尉手馳赴市曹暫停刑其于各省決囚則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弘治後歲差審決重囚官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宥之例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仁宗立赦條三十五皆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間敝政歷

代因之凡先期不便於民者皆援遺詔或登極詔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人者卽坐以所告之罪萬曆五年太后傳諭大婚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刑張居正言祖制凡犯死罪鞫問旣明依律棄市世宗皇帝末年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聞從御筆所勾量行取決此近姑息非舊制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敗傷彝倫聖母獨見犯罪者被誅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含冤蓄憤於幽冥使不一雪其痛怨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今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旣費關防又乖國典詔許之莊烈帝旣誅魏忠賢定逆案六等天下稱快然是時承廢弛昏亂之後銳意綜理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者帝嘗論囚素服御殿召閣臣商榷而溫體仁無

所平反崇禎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麟疏救鄭三俊因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多麗丹書圖扉爲滿使情法盡協猶屬可憐況忱惕於威嚴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所株連蔓引九死一生豈聖人恤刑之意帝不能納明制廷杖東西厰錦衣衛鎮撫司獄皆不衷于古廷杖自太祖時有之宣德三年怒御史嚴體方鼎何傑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參命枷以徇言官始有荷校者正統中王振擅權尙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祭酒李時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習爲故事矣南京行杖始於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歲祲請振帝摘其疏中訛字令錦衣衛詣南京午門前人杖二十守備太監監之至正德間南御史李熙以劾貪吏激怒劉瑾矯旨杖

三十時南京禁衛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之幾斃東廠始於成祖錦衣衛獄太祖嘗用之旋禁止其復用亦自永樂時文帝專倚宦官東廠在東安門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憲宗時尙銘領東廠別設西廠敕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正德元年東廠監邱聚西廠監谷大用皆劉瑾黨爭用事遣邏卒刺事四方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京師謂之內行廠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百五十斤數日輒死萬厯初司禮馮保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爲外廠天啟時魏忠賢領廠事用衛使田爾耕鎮撫許顯

純等專以酷虐鉗中外而厥衛之毒極矣中官掌司禮監印者曰宗主督東廠者曰督主厥屬無專官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狡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脫衣青素襪褶繫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幹事者得陰事密白於檔頭檔頭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金曰買起數旣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椿番子卽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醪酒亦曰撒醫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卽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每月旦厥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

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  
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厥曰打  
事件崇禎中御史楊仁愿言高皇帝設官無緝事衙門臣下  
不法言官直糾之無陰許後以肅清輦轂乃建東廠臣待罪  
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訴寃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  
其眞乎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  
人爲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忿首告  
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  
緩比較緩而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也衛獄  
者世所稱詔獄也太祖時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  
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爲多後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



其後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法司成祖幸紀綱  
令治錦衣親兵復典詔獄綱遂用其黨莊敬袁江等緣借作  
奸數百千端久之族綱而錦衣典詔獄如故鎮撫司職理獄  
訟初止立一司與外衛等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而以軍匠  
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理詔獄然大獄經訊卽  
送法司擬罪未嘗具獄詞成化元年始令覆奏用參語法司  
益掣肘十四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無關白本衛卽衛  
所行下者亦徑自上請可否衛使毋與聞故鎮撫職卑而權  
重嘉靖六年侍郎張璁等言祖宗設三法司以糾官邪平獄  
訟設東廠錦衣衛以緝盜賊詰奸宄自今貪官寃獄仍責法  
司其有徇情曲法乃聽廠衛覺察盜賊奸宄仍責廠衛亦必

送法司擬罪詔如議行詹事霍韜亦言刑獄付三法司足矣  
錦衣衛復橫撓之昔漢光武尚名節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  
其後忠義之徒爭死效節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  
罪廢之誅之可也乃使官校眾執之脫冠裳就桎梏朝列清  
班暮幽狂獄剛心壯氣銷折殆盡及覆案非罪卽冠帶立朝  
武夫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繫執之小人無所忌憚  
君子遂致易行此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變故罕仗節之  
士也願自今東廠勿與朝議錦衣衛勿典刑獄士大夫罪謫  
廢誅勿加笞杖鎖梏以養廉恥帝以韜出位妄言不納祖制凡朝

會殿衛率屬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門下  
糾儀失儀者卽褫衣冠執下鎖撫司獄杖之

復讎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爲仇凡和難父之讎

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

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和之使辟

如此不得就而仇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玉節之

之主大夫君也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

讐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

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

者人之兄長不得讐也使之不同國而已朝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曲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父者子之

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兄弟之讐不反兵恆執戴交遊之讐不同國不

吾辟則禮之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

曰寢苦枕干不仕

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

反兵而鬪

言雖適市朝不釋兵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

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

爲負而廢君命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

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魁猶首也爲其負當

成

公羊傳父不受誅

罪不當誅

子復讐可也

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

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莊公不得報讐文

父受誅

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子復讐非當復討其

復讐不除害

取讐身而

已不得兼讐子復

朋友相衛而不相迺古之道也

相衛不使爲讐所勝

將恐害已而殺之

白虎通子得爲父報讐者臣子

迺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

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

曰父之讐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讐不與共國朋友之讐不與

同朝族人之讐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讐非子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讐者爲往來不止也 公羊傳紀侯大去其

國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

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亨煮而殺之紀侯諱之襄公將

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復讐乎雖百世可

也家亦可乎家謂大夫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

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今紀無罪此非怒

與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

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

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竝立乎天下

無說無悅懌也

故將去紀侯

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

若如也猶日得爲如

乎此行日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緣恩疾者可也

疾痛也

後漢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般之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元和中遂定議爲輕侮法和帝卽位尙書張敞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禁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若聞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般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謬般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

巧詐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  
四五百科轉相瞻顧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  
經典臬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爲非未曉輕侮之法  
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曰  
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惟人爲貴般人者死三代通  
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曰利一害百  
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聖  
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廣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汝南陳公  
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  
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  
之還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爲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

發手乃仇自歸司敗便原遣之初蘇不韋父謙爲督郵按美陽令李嵩輸左校嵩後爲司隸刊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嵩側遂殺其妻子嵩乃以板籍地不韋知有備乃掘嵩父墓斷其頭祭父墳標之於市嵩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得嘔血而卒不韋遇赦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胥因吳不韋單特優於員也建安中橋元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執仇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綬欲走元自以爲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鄒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



讐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皆親愛養老長幼自今後宿有讐怨者皆不得相讐

晉王談年十許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之志年

十八密市利鍤及陽若耕耘者伺度乘船還橋上以鍤斬之

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

字季兒有二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

友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何面目以

生而戴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翊王讓聞

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宋宋越父爲蠻所殺其仇常出郡越白日子市口刺殺之太

守夏侯穆嘉之擢爲隊主

梁張景仁廣平人父天監初爲同縣章法所殺景仁時年八

歲及長志在復仇遇法斬其首祭父墓詣郡自縛太守蔡天

起上言於州簡文在鎮下教褒美原其罪下屬長蠲一戶租  
調以旌孝門簡文帝教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  
改江以孝移張景仁自縛到郡稱其父爲章法  
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殺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  
南載載遺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及警赦其桎梏之罪丁蘭  
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後魏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唐太宗時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  
去時君操尙幼至貞觀朝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  
告刺史曰父死凶手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  
以聞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所殺時師舉  
幼母改嫁讐家不疑後長爲人傭手殺仇人詣官自陳帝原

之則天時同州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乃手及父仇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當時聽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曰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慮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

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  
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  
以前議從事元宗時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冒  
戰級私庸兵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之黨劫對汪  
般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其子琇  
與兄瑄俱以年幼徙嶺外後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  
御史瑄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仇之狀  
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  
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般之  
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警般遂無已  
時唐新語衢州人余長安父叔爲同郡伊金所殺長安入歲  
自誓十七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

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請下百寮集議時裴伯當國李鄴爲司寇事竟不行老儒薛伯臯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大柄者是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韓愈復仇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

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仇也公羊傳父不  
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  
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  
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  
立定制情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下臣愚  
以爲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  
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  
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  
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

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  
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  
失其旨矣

五代時范陽人張藏英父母爲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於  
幽州市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筠壯之釋不問居道  
避關南藏英求爲關南都巡檢伺居道出擒歸設父母位號  
泣鬻其肉以死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釋之燕薊間目爲報  
讐張孝子

宋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爲王德殿死德更赦玉私殺德以  
復父仇帝義之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贊父爲人毆  
死贊又未能復讐幾冠刺讐斷支首祭父葬自首論當斬帝

以般仇祭父又自歸舉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

王安石復仇解或問復仇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  
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不幸者少矣  
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  
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  
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而爲之施刑於其雠亂世則天子諸  
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  
民方與相爲敵仇蓋仇之所以興以上不可告辜罪之不  
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雠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怒  
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仇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  
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仇不



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  
誅子復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  
周官之說曰凡復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  
法也凡所以有復仇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  
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刑而使爲人之子者仇之  
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  
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  
無罪則所謂復仇者果所謂可仇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  
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仇者殺之  
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仇之禁則  
寧殺身以復仇乎將無復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仇而不復非孝也復仇而殄祀亦非孝也以仇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仇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仇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明律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無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應死已就拘執其捕者擅殺之罪亦止此則所謂家屬人等包兄弟在內例可類推

論曰國家設法禁人不得相殺而君父之仇義不與共天地則臣子有銜怨終身而不敢忘者焉故古之言復仇者許其盡五世而止蓋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猶在必報之域也春秋誓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曰齊與紀爲仇九世矣九世猶可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朱子序戊午讜議謂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純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人盡于五世而已宋靖康之難二帝北狩不還爲之臣子者莫不痛憤切齒宜其日夜寢苦枕戈奮企以衝仇人之胸而奸槍首倡和議以撓公論久之相習爲俗人人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此朱子所爲扼腕而長太息者也昔夫差傷其父亡于攜李每旦使人立庭而呼三年遂報越句踐栖于會稽而歸臥薪嘗胆輔以種蠶之英謀卒滅強吳以快宿忿彼因侯國自強之事有識之所稱羨奈何以萬乘之尊撫有四海之大兆人之眾而甘心屈伏于穹

廬旃裘之長豈非羞辱之尤甚者乎使朱子生當今日  
吾又不知其流涕嗟惜爲何如矣



大典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湖西閩鎮珩輯

賓禮考

賓禮通論

古之王者封建天下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交凡自  
請侯進于卿大夫士禮數服章降殺以兩自秦滅六國  
邀廢古制于為虛尺土之封四時絕聘類之儀二漢因  
之莫更遷古後周封晉管爲梁王備位藩國始用姬氏  
典禮隋唐而後蕃服以歲時朝貢賓主綢繆情文周洽  
考唐六典及明集禮所述彬彬乎稱一代之制焉

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

賓禮之別有入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觀冬見曰選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各殊禮異更迭而循朝猶

之禮也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共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

不廢事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

侯而會事焉殷禮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

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致焉所命之時聘曰問殷類

政如王巡守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爲時聘曰問殷類

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類謂一服朝

元十七年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大容謂其孤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

之禁嚴同以施天下之政

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石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

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

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而循時會即時見也殷同卽殷見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懸

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

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思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好天子無事則已懸猶惡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也上公之禮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諸侯之禮子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壹勞諸男如諸子之禮介

己行禮者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爲一牢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饗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三享皆束帛加璧廷實惟國所有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



賓而己不酢王也舉舉牲醴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訖凡大國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

之孤出入三積不問一勞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

皆眡小國之君此以君命來聘者也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

入門西上相禮聘之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

介是與酒謂齊酒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聘義日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

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聘使卿之聘之數也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王事以王之若有大喪則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

其幣聽其辭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皆小行人掌邦

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禮籍各位置尊卑之書使令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令

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貢六服所貢也

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入王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王及郊勞賦館將幣爲承而擯賦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

使宗伯爲上賓皆爲之丞百擯之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

而聽其辭賓者擯而見之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

禮朝覲宗邁會同君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司儀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入

贊禮曰王及莫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

於下等謂諸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

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莫王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其將幣亦如之

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禡之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之命儗牢

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豐殺也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

勞郊送之屬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

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

節旌節也。四方圻上。令令野廬氏也。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環人送逆之則

賓客出入，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

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來類聘者。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

辭，言傳之。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聘者。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

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謂客

諸侯使臣來弔者。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

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下事，庶子。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

執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

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政禮之屬。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

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公侯伯子男盡在兼饗之。諸侯長九命作

伯者也獻公侯

以下如其命數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殮牽三問皆修

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  
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二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  
陳車米既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  
三祀錫錫情禾嘗以菜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  
三食三菲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  
以其幣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  
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  
伯四積皆眡殮牽再問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  
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

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糝  
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  
膳大半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  
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半  
致饗大半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眠殮牽一問以  
修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籩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  
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  
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糝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  
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  
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六壺六豆六籩膳眠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積皆視殮牽謂所共如殮而牽

食以往不殺也其米實於筐豆實實于甕其設筐陳于檻內  
畜陳于檻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  
亦三間皆脩脩脯也殮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殮  
皆無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  
於檻外東西不過四列籩稻梁器也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  
夾各二也侯伯入籩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簋堂上  
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四豆堂上十六西夾東  
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  
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銅羹器也禮之大數銅少  
於豆公銅四十二宜爲三十八則公銅堂上十八西夾東夾  
各十侯伯堂上十二宜爲三十八則公銅堂上十八西夾東夾  
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蓋黍稷器  
也鼎有十二者滌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蓋  
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牲當爲腥謂腥鼎也諸侯禮  
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于阼階前公腥鼎三  
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  
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饗醴既見致大禮也死牢如殮之陳  
亦餼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水也  
未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莒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稷稻皆二  
行公環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籩在碑東醢在碑西皆  
陳于門內者每車二十四斛禾稷實并刈者也十稷曰秬每  
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

東禾在門西芻薪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

處之禽謂雉雁之屬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行人主禮

宰主其史主書皆有殮饗餼尊其君以及臣也爵卿也則殮

二牢饗饋五牢大夫也則殮太牢饗餼三牢士也則殮少牢

饗餼大牢也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

東序几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

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於賓也

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于子男云親見

贈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

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也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

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也然則聘禮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

外殺禮皆為國省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奠之物賓客有

喪惟芻稍之受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遭

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正禮殮饗餼常掌誦掌邦國

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

賓于疆爲前驅而入

官謂牛人羊人舍委人之屬

及宿則令

聚橐

令野廬氏

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

客

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

及將幣爲前驅

道之

至於朝詔

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告客以位次也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

凡

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

凡從者出

則使人道之

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

及歸送亦如之

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橐待事

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

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

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寶有禮主則



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既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鄉禮也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闕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閒命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  
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徒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  
塙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  
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  
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足賓至如歸無窻窟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  
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  
而天虜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  
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  
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  
侯之館 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  
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  
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答諸侯之禮六子  
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公會吳於鄆吳來徵百牢  
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

後宋且魯罕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  
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  
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  
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

漢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珍以朝三年  
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  
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  
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  
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  
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

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  
逮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賜以璽綬冠  
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縉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  
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登長平阪詔單于無謁其左右當戶  
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  
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後周初梁主蕭督率朝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  
米九十筥醴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五十車薪芻各  
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僎以致館梁主東乘馬設九介以待  
之禮成而出明日梁主朝受享于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  
一人元冕乘車陳九僎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

有差致食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還費於公公皮弁迎于大門授贊受贊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梁主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贊勞于梁主明日梁主還贊又明日梁主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贊梁主見卿又如三孤于是三公三孤六卿人各餼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帛同三公

自秦平天下朝觀禮廢及後周始有此儀

隋開皇四年梁主蕭巋朝於京師次于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于驛館雄等降就便幕巋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于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于門右東面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于梁主顧言入告巋出迎于館門外西面再拜持

節者道雄與歸俱入至于庭下歸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右東向歸送于門外西面再拜

唐典容令掌二王後介公鄰公之版籍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爲之貳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等位而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

三品已上準第三等四品五品準第四等六品已下準第五等其官無品者大酋渠首領準第四等小酋渠首領準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換客舍放牧仍量給芻粟若諸蕃獻藥物滋味之屬入境州縣與蕃使苞廼封印付客及使其其名數牒寺寺司勘訖牒少府監及市各一官領議物人定價量事若奏送仍牒中書具客所將獻物應須引見宴勞別聽進止若疾病所司遣醫人給以湯藥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已上官奏聞其喪事所須所司量給欲還蕃者則給舉遞至境首領但差車牛送至墓所諸蕃使主副五品已上給帳氍席六品

已下給幕及食料丞一人判厨事季終則會之若還蕃其賜各有差給于朝堂典客佐其受領敎其拜謝之節焉凡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守宮設次于館門外使者朝服稱制曰勞某主稱其國名蕃主迎於門外再拜俱入使者執幣曰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蕃主進受命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于門外西止使者揖以俱入蕃主以主物餽使者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門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還舍人稱有敎宣勞又再拜乃就館皇帝遣使戒蕃主見日如勞禮宣制曰某日某主見蕃主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其宴蕃國主及其使皆如見禮皇帝已卽御



坐蕃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侍中承制降敕蕃主升坐蕃主再拜奉贄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稱有制蕃主再拜乃宣制又再拜以贄授侍中以授有司有司受其餘幣俱以裏舍人承旨降敕就坐蕃國諸官俱再拜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升坐其笙管者就階間北面立尙食奉御進酒至階典儀曰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皆俛伏興立殿中監及階省酒尙食奉御進酒皇帝舉酒良醞令行酒典儀曰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皆再拜受觶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三終尙食奉御受虛觶奠于玷酒三行尙食奉御進食典儀曰食至興尙食奉御品嘗食以次進太官令行蕃主以

下食案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皇帝乃飯蕃主以下皆飯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食畢蕃主以下復位皆再拜若有筐篚舍人前承旨降宣敕蕃主以下又再拜乃復

宋外國君長來朝皆宴於內殿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皆預乾德三年宴孟昶于大明殿太平興國三年吳越錢俶來朝宴于長春殿親王宰相節度使劉鋹李煜皆預其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于候館如唐禮其錫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

明制各王大朝行八拜禮常朝一拜叩頭禮伯叔兄見天子在朝行君臣禮于便殿內行人禮伯叔兄坐東面西坐受

天子四拜伯叔兄就于受禮位坐天子居正中南面坐以親親之義存君臣之禮蕃王來朝先遣應天府官迎勞既至館復遣省部設宴然後習儀朝見于奉天殿及皇太子於東宮朝見畢錫宴以享之省府臺皆設席宴享及還遣官勞送出境

### 三恪二王後

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正朔服色此得通三正也有虞氏時棄爲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所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爲唐堯後作賓於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及夏之興丹朱商均子孫皆爲二王後湯爲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

然崇德象賢必以禹之裔爲二王後無疑矣周則封微  
子于宋封舜後于陳封東樓公子杞蓋亦遵有商之舊  
典云

司凡筵筵國賓于牖前左彤几

國賓馬融以爲二王後

郊特牲天子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不過二代

二或爲三

武王伐紂封紂子祿

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罷兵西歸武王追思  
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  
蘅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  
畔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 陳胡  
公滿虞舜之後也舜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  
世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于

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 杞東樓公夏后禹之苗裔殷時或

封或絕周武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

祀

窳邱縣故杞國

孔叢子陳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

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禘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

杜佑曰三恪二王有三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文武王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一云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

所敬之道不過于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格妻

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

之封書有虞賓詩云有客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讓之至故建之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以事先祖妻之言齊與己齊體共承先祖故尊其父母不得臣之尚書大傳越裳氏獻白雉周公辭不受曰正朔不施則君子不臣也

梁崔靈恩云三說以初爲長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

尊賢不過二代詩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存二

王之後以通三正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

一代通備三恪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

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按崔氏據

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

之後卽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卽謂之三恪且堯有則天之

大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功齊萬代師範百王故武王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實非歷代通法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以備三格足知無五代也

漢武帝元鼎四年詔曰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邇得孳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成帝無繼嗣梅福上書以爲武王克殷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帝不見納始元帝時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

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綏和元年乃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鄭公

王莽傳以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宏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格夏後適西期豐爲章功侯亦爲格莽所爲情亂不足道然其周漢後爲賓夏殷後爲格則依周禮爲之



後漢光武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後改常爲衛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魏黃初元年以山陽公奉漢正朔用郊祭之禮上書不稱臣京都育事于太廟致胙封公四子爲列侯青龍二年山陽公薨追諡公爲孝獻皇帝葬以漢禮立其適孫康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承爲魏賓王肅上疏曰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不臣

晉泰始元年封魏帝

常道鄉公

奐爲陳畱王詔曰咨詢故訓敬授

青土于東國承爲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又詔王上書不稱臣答報不

爲詔一如賓禮博士祭酒劉熹等議漢魏爲二王後夏殷周  
之後爲三恪衛公署于前代爲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  
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畱王山陽  
公爲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此則以三爲斷不及五代也太寧三年詔三恪二王世代所  
重主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咸康二年詔曰杞宋啟土光  
于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  
絕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  
其祀者依舊典施行升平元年陳畱王勳表稱廢疾積年不  
可以奉祭祀請別求立後博士曹耽議晉公族穆子有廢疾  
以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繫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立

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以之居位違犯情禮故也勵爲君王故事未有諸侯以疾去國成比胡訥議孟紱立弟異於陳畱二王之後禮不宜廢太常王彪之奏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以病疾退爲庶人者勵竊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賓今以疾旣廢之後若同庶人則名賤而役廝處以朝官則職替而班下以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茲三義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矣太元十二年博士庾弘之等議陳畱王前代之後遇以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今謂班次宜在王下又春秋之會杞不異列宋不殊位今陳畱王朝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准旣以來朝則應有常次至于大會升殿雖無上位

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錄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

簡制曰可

時陳留王薨王彪之議特給絹布二百疋錢三十萬

時將繕宮城尚書符

下陳留王使出城夫荀爽駁曰昔虞實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爽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爽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道墜新有子朝之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從之

宋武帝封晉恭帝爲巴陵王居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

如其舊有文而不備其禮元嘉五年散騎常侍荀伯子上疏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畱王在零陵王上按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畱王上陳畱王宜降爵爲公十一年皇太子出會升在三恪

齊建元元年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故事五月汝陰王薨追諡爲宋順帝冬十月立彭城劉引爲汝陰王奉宋後

梁天監元年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

陳永定元年詔曰禮陳杞宋詩詠二客弗臣之重歷代斯敦其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

準宮館資待務盡優隆

北齊皇建元年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宏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魏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諸禮學之官皆執鄭元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

後周明帝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紹魏後

隋開皇元年以周帝爲介國公邑五千戶爲隋室寶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爲公大業四年詔曰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

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胄緒列聞

唐武德元年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于三王修廢繼絕德澤隆于二代其以菑之鄴邑奉隋帝爲鄴國公正朔服色一如舊章貞觀二年制曰二王之後禮數宜崇寢廟不修廩餼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永昌元年制以周漢之後爲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爲三恪神龍元年制依舊以周隋爲二王後天寶八載封後魏孝文十代孫元伯明爲韓國公以備三恪初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崔昌采王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歷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閔李林甫

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衛包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元宗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廢介鄴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十二載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鄴介二公復舊封

後梁開平二年封李崧萊國公以介國公爲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

後晉天福二年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鄴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又封李從益爲鄴國公奉唐後

宋建隆元年詔曰周德下衰勉從于禪讓虞賓在位豈忘于烝嘗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又詔



周朝嵩慶二陵及六廟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饗永爲  
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禮嘉祐四年著作郎何鬲言舜  
封丹朱商均爲國賓周漢及於唐莫不崇漢爲國賓周奉先  
代延及苗裔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願考求唐  
周之裔以備二王之後授以爵命封縣立廟世世承襲永爲  
國賓事下太常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唯繼絕兼取其明德  
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攷上取唐室世  
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子  
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饗歲時  
存問賜之粟帛牲器祭服每遇時之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  
加嚴飾從之四月詔曰國家受命繼周而王雖民靈欣載歷

數永集而虞賓將遜德美不顯頃者推命本始衰及支庶每  
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  
姚妣之舊畧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  
路申以田土之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宜令有司取柴氏  
譜系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如白身卽與京主簿如  
爲班行者卽比類換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  
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句陵廟應錄祭饗禮料所須皆從官  
給如至知州資序卽別與差遣卻取以次近親令襲爵授官  
太常禮院定到內殿崇班相州兵馬都監柴詠於柴氏諸族  
最長詔換殿中丞封崇義公奉周祀又以六廟在西京而歲  
時祭饗無器服之數令有司以三品服一四品服二及所當

用祭器給之熙甯四年司馬先言崇義公柴詠祭祀不以儀式周本郭姓世宗后姪爲郭氏後今存周後則宜封郭氏子孫帝閱奏問王安石曰宋受天下於世宗柴氏也帝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安石曰爲人後于異姓非禮也雖受天下于郭氏豈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帝然之重和元年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爲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政和八年詔曰昔我藝祖受禪于周嘉祐中擇柴氏旁支一名封崇義公議者謂不當封周然禪國者周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在者以其祖父爲恭帝後以其後世世爲宣義郎監周陵廟紹興五年詔周世宗元孫柴叔夏爲右承奉郎襲封崇

義公奉周後二十六年叔夏子國器襲封居衢州朝廷有大祀入侍祠如故事淳佑九年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補承務郎襲封崇義公又求隋唐及朱李石劉郭氏之後及吳越荆南湖南蜀漢諸國子孫皆命以官使守其祀

金天會三年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六年以宋二庶人入見封其父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桓乞本品俸詔賜濟之

元至元十三年伯顏以宋主熈至上都授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

明初封元皇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洪武七年以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遇秋而零氣所感猶知榮悴況于人

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刺南來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還于是厚禮而歸之

論曰秦以無道取天下滅人之世殄人之祀自六國子孫親被俘虜降爲配隸曾靡尺組之分又何暇及于三王之後世乎漢首封周後爲子南君又訪求孔父之冑以奉湯祀可謂有志於復古矣然當時未聞有議及廢氏者豈非以秦本閔位而德不足以協三統故與唐膺隋禪處介公鄴公以上賓之位而兼存元魏之裔以備三恪南不及陳北不及齊揆諸情理未盡適中夫以有天下言之後魏後周皆不得爲正統其視齊陳二主無以異也至隋之德薄而祚短亦不過始皇二世之匹亞

耳何足以當虞賓周客之禮哉在武后及天寶時有謂唐宜以姬漢爲二王後而近廢周隋及宋嘉祐中又有謂近代之盛莫如唐而宋之受命本於周請爲周唐封縣建廟二者之說未爲無見蓋三王之明德遠矣後世無及焉若漢若唐若宋其德雖不足其功亦自有過人者昔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今自三代以還漢唐宋之得天下號爲正統其撥亂反正之畧雖不敢上比黃帝堯舜然方之晉隋五代不旣優乎有王者起存亡繼絕三朝之祀固不容廢惜乎後世君臣未有語及於斯者若孔氏衍聖之傳世世傳襲與天地無終極所謂賢於堯舜生民未有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

